

莫让面子误了里子

文 / 郭光文

曾看到一则报道，某村党支部书记爱讲面子，他儿子结婚时村头彩门锦绣、红旗飘扬，村内龙飞凤舞、鞭炮喧天。前来祝贺的车水马龙将村道堵得水泄不通。这位书记更是西装革履，上下张罗，出尽风头，晚上还意犹未尽地请来歌舞剧团热闹了一个通宵。可谁知宴席刚散就东窗事发，他因违规收受红包礼金等落了党内严重警告和撤销现任职务的处分。当地人无不感慨地说，这位书记是争了面子丢了里子，自己害了自己！

现实生活中，我们不难看到诸如此类的现象。有的人本来手头不富，但为了争面子，挥金如土——某干部身为上班族，养家糊口还吃紧，但到外地购物总是围着高档商品转，售货员机警地夸道：“一看您就是一个有钱、有势和有地位的人，那点小钱您还在意”，于是碍于面子用3000多元的家里“吃饭钱”买下了一个“老板包”；有的人本来酒量不大，但为了争面子，胡吃海喝——餐桌相聚，自己不胜酒力，但朋友一句“这点面子也不给吗”，于是一饮而尽。几轮下来，实想推辞，但又怕别人说自己“酒品不好”，失“面子”。

只得牙一咬，心一横，又是一个“底朝天”。回家后又是头重脚轻、东倒西歪，好不容易摸到床边肉肉饭菜喷一地；有的人本来帮不到忙，但为了争面子，却指天誓日——朋友有事相求，明知在自己的能力之外，但对方一句“咱俩过来什么交情，这点面子你能不给”，于是头脑一热，满口承诺，甚至踩着党纪国法的“红线”铤而走险。从某种意义上说，这些人爱面子爱到了不可理喻的程度。为了面子，他们可以吃明亏、吃暗亏和吃大亏、吃小亏，但就是不肯吃所谓“没有面子”的亏。

在面子问题上走到了极端的要数当年的西楚霸王项羽。项羽灭秦后，有人劝他建都关中，项羽却说“富贵不回故乡，如锦衣夜行，谁知之者！”即富贵了不回到家乡，就像夜里穿着漂亮的衣服，有谁知道啊！我们从中可见项羽对天下的看重非同一般。令人不解的是，项羽在与刘邦争夺天下的最后决战中，当其突破刘邦的包围逃到乌江时，乌江亭长劝他赶快渡江，回到江东，以待东山再起。项羽因放不下面子推托说：“且籍与江东子弟八千人渡江而西，今无一人还，纵江东父兄怜而王我，我何面目见之！”意思是说，况且我项羽当初带领江东子弟八千人，渡过乌江向西挺进，现在无人生还，即使是江东父老兄弟怜爱我而拥我为王，我又有什么面子见他们呢？于是执意回身与数十倍于己的敌人厮杀，终而落了个乌江自刎的惨痛下场。

荣辱之心，人皆有之。爱面子无可厚非，但是争面子要采取正确的方法，否则就会争了面子丢了里子。正如鲁迅所说的：“每一种身份，就有一种‘面子’，也就是所谓‘脸’。这‘脸’有一条界线，如果落到这线的下面去了，即失了面子，也叫做‘丢脸’。”上述古今争面子的事例，其本身并无什么大错，问题就出在他们越过了这条界线。这种把面子看得比身家性命还重要的现象背后，固然存在多方面因素，但最根本的一点就是他们不理解面子与里子的辩证关系。面子一般指的是一个人的外在形象和表面功夫，而里子通常指的是一个人的内在素质和过硬本领。里子决定面子，面子从属里子。因此，刻意追求所谓的面子可能会失去自我和本质的里子，而拥有真正的才能和素养的里子则会赢得人们尊重和欣赏的面子。所以，人要看重里子，静心修身、低调做人、稳重处事、端正品行、强大自我，当足够优秀的时候，别人自然会给面子。



《百年孤独》的孤独

文 / 朱新庆

文学自有一种力量。我的学生们在阅读《大卫·科波菲尔》《复活》这样的现实主义文学作品时，能感受到作者这种揭露黑暗的激情来自对光明的向往和自信，可是在阅读马尔克斯获诺贝尔文学奖的名著《百年孤独》时很难找到这种感觉，关键是读不懂。

为什么读不懂？首先是西方文学史与文学思潮变化带来的隔阂。西方文学发展到现实主义之后，出现了现代主义。现代主义作家面对黑暗会感到恐惧、焦虑，不再相信光明，即使有所期待，也会嘲笑自己期待的幼稚，用幽默装点感伤和绝望。在表现手法上，现代主义文学流派包括表现主义、象征主义、隐喻、意识流、黑色幽默、魔幻现实主义和存在主义等等。《百年孤独》属于现代主义作品，既是魔幻现实主义，也是隐喻和象征主义。

以课文节选为例：丽贝卡带来的“失眠症”，感染了马孔多小镇上的所有人，被感染的人都会“失忆”。为了抵御“失忆”，奥雷里亚诺想了个办法，给每样东西贴标签。这个故事的寓意是什么呢？如果知道《百年孤独》是运用象征和隐喻手法，就会联想到：“淡忘童年的记忆”最终“沦为没有过往的白痴”就是失去自我，遗忘历史。当然，要探究文本的深层内蕴，还需围绕丽贝卡的三个病症：吃土症、失眠症、失忆症。这些病症各有怎样的隐喻和象征？

先说吃土症。丽贝卡为什么吃土？先要思考丽贝卡的出身。从丽贝卡的外貌及服饰看，“青绿色的皮肤，圆滚紧绷如一面鼓的肚子”“一颗食肉动物的犬牙配上铜托系在右手腕上当作抵抗邪眼的护身符”，可知丽贝卡是南美洲土著。她听得懂且会用印第安语土语骂人，说明她是印第安人。从印第安人的身份来看，丽贝卡吃土不只是一种异食癖了，它象征的是印第安人的一种文化、一种习俗。但是，乌尔苏拉们是不认可，为了改变她吃土的习惯，他们让她喝苦味的大黄，外加皮带抽打。现在，你读出了吃土症背后的秘密了吗？马尔克斯用隐喻的手法，表现殖民主义者是用暴力改变土著印第安人的文化。

再来看看“失眠症”的隐喻。马孔多镇人们的失眠症有什么特别之处？人们没日没夜地工作，毫无睡意，时间概念发生了变化。课文开头所写马孔多“建村伊始以歌声欢快的群鸟报时”代之以“家家户户一台音乐钟”，也是一种隐喻。群鸟报时意味着马孔多之前的时间概念是模糊的，生活节奏是慢的。音乐钟象征时间观念发生变化，每天像上紧了发条，有一种催促感、紧迫感，时间节点是明确的，生活节奏变快。可以说，丽贝卡改了吃土症，带来了失眠症。马尔克斯就是在用象征的手法，控诉殖民统治、殖民奴役改变了土著印第安人的文化，也就必然会改变他们的生活方式。

最后说说失眠症带来的失忆症。马孔多人给每样东西标注名称：桌子、椅子、钟、门、墙、奶牛、山羊、猪、木薯、海芋。这些本是他们的传统生活，但是他们日渐叫不出这些东西的名字，象征了马孔多人对传统生活的遗忘。遗忘缘于强权统治。殖民统治的奴役与掠夺、强权侵略改变了印第安人的文化和生活方式，甚至他们的语言。至此就不难理解“不久家人又发现丽贝卡的卡斯蒂利亚语说得和印第安土语一样流利；除了暗示丽贝卡是印第安人，还有一层隐喻：殖民统治有语言奴役。任何民族如果忘掉自己的语言，就一定会忘掉自己的历史。”

虽然课文节选不能很好地体现“百年孤独”，但是能读出“孤独”：躲在偏僻角落里吃土的丽贝卡是孤独的，整天待在“被遗弃的实验室里”的奥雷里亚诺是孤独的，与丈夫、儿子完全没有交流的乌尔苏拉是孤独的，不和家人沟通、不与亲戚相识、不被理解的何塞·阿尔卡蒂奥·布恩迪亚也是孤独的……人物相互之间不理解、无交流是孤独的，忘掉了童年，忘掉了历史是孤独的。《百年孤独》正是个体、历史和全人类的孤独，这种伤感和绝望非常地现代主义。

城市烟火与鸡架的救赎

文 / 于波

按中国传统文化“山北为阴，水北为阳”的方位论来说，沈水（浑河）之阳是为“沈阳”。沈阳在历史上有多个称谓：侯城、沈州、沈阳卫、盛京、奉天等。对一个地区在每个不同时期的不同称谓，都涵盖了当时的历史背景和时代特色，正如作者老藤在中篇小说《鸡架之城》里，把沈阳贴切地称为“鸡架之城”。

《鸡架之城》全篇共五个章节，以主要人物稗子的感情和生活经历为主线，通过描写沈阳里不同圈层人的不同生活，围绕他们对鸡架多维度多视角重叠的认知和态度，来展现一座城市在时代中的变化和特点，使文学审美与历史真实契合。“鸡架”在沈阳所承载的含义，就像作者借稗子之口输出的语句：人们吃鸡车子，喝老雪，其实是在怀旧，鸡车子和老雪承载沈阳人对当年铁西大工厂的记忆，在苦闷中靠着吃鸡架喝老雪，熬过那段艰难彷徨的岁月记忆！而“食之无味，弃之可惜”的鸡骨架被改叫“鸡车子”后，更有工业色彩，也离他们曾经拥有但已经失去的工厂生活更接近一些。

上世纪九十年代，时代剧变的火山灰落到东北老工业城市身上，带给当地更多的苦闷、迷惘和无助。创伤需要时间来愈合，作者笔锋一转，写下岗工人们把原本是下脚料的鸡架当作下酒菜，当作再次谋生的行业，把固态的鸡架，写成了动态的生活。通过用大量的文字对鸡架做法的描述：焯出来的有嚼头、炖出来的味鲜、熏出来的能吃出野鸡的感觉、炸出来的酥脆等等来渲染依旧进行着的热气腾腾的生活。作者将这一群体置身于时代的公共空间，生活给予他们暴击，时代给予他们疼痛，但他们还是用人性的韧和善，在被命运的碰撞中，被创伤者变为自救者，重新嫁接生活，重新扎根生长。

在整个中篇里，作者的笔端始终穿梭于诗人兼饭店老板稗子、文艺女青年佩佩、商人李天、画家九品、红酒代理风信子、女教授瑶瑶等市民之间，截取了他们在这个城市生存的轨迹，对他们的成长、交友、婚恋做有取舍有价值的铺陈，并借由他们的视角和观点，将鸡架比作城市、职业、友情、爱情等，来思索已经过去的生活、正在进行的生活和即将到来的生活，也暗示了鸡架在无形中成为他们在晦暗生活中的自我救赎，从而使现实生活和文本没有剥离。《鸡架之城》也因此由一般常规性的个人化叙事，转化为群体多层次交叠叙事，建构出超越个人声音之上的群体性的语言力度。正如老藤在卷首语里所说：作家是不是有良心，鉴定标准并不复杂，就是看其作品是不是忠实地记录了历史，用老百姓的话说写的“是不是那么一回事”。

值得一提的是，书中有一个叫九妮的姑娘，书中写道：“九妮是乡邮政所邮递员，每天骑一绿自行车在乡间送报纸和信件……”让这位吹着《红河谷》口哨，骑着绿色的邮政自行车，穿行在西北甘肃乡村田野上的女邮递员的轻快身影跃然纸上。九妮，虽只有寥寥几段文字的描写，却像城市烟火中的一个亮点、一缕春风，活泛了整篇文章，充盈了鸡架之城里人物的饱满。

如今，沈阳的鸡架餐饮，遍布大小街巷，是市民烟火生活的基本元素。鸡架之城，写的是鸡架又不是鸡架。作者老藤写的是一个城市的洗礼，是芸芸众生在时代变迁中积极生活的精神和态度。这幅画卷卷藏在时间的薄纱里，被作者缓缓掀起，又轻轻放下。